

厦
门
文
献
丛
刊

舌 击 编

【清】沈 储 撰 吴辉煌 校注 厦门市图书馆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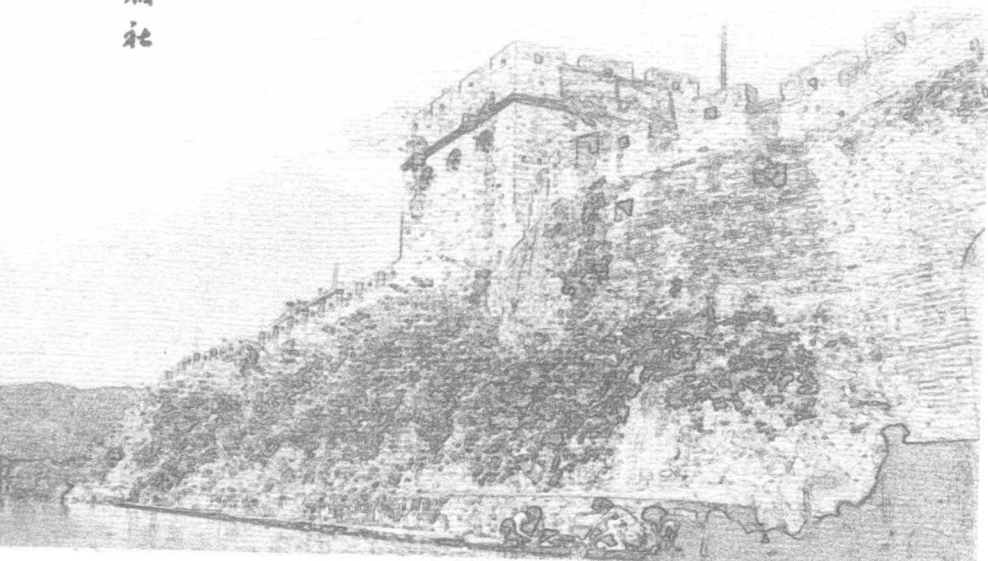
厦门大学出版社

廈門文獻叢刊

舌 击 编

【清】沈 儲 撰 吳輝煌 校注 廈門市圖書館 編

廈門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舌击编/(清)沈储撰,(清)吴辉煌校注.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10

(厦门文献丛刊)

ISBN 978-7-5615-5262-9

I. ①舌… II. ①沈…②吴… III. ①农民起义-史料-中国-清代

IV. ①K249. 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598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2 800 册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文献丛刊 编委会

主 编	林丽萍				
顾问	洪卜仁	江林宣	何丙仲		
编 委	陈 峰	付 虹	叶雅云	薛寒秋	
	陈国强	陈红秋	吴辉煌		

《舌击编》编校人员

校 注	吴辉煌	
统 校	陈 峰	
编 务	李 冰	张元基

厦门文献丛刊

总 序

厦门素有“海滨邹鲁”之誉，文教昌明，人文荟萃，才俊辈出，灿若群星。故自唐代开发以来，鸿章巨著，锦文佳作，层见叠出，源源不绝，形成蔚然可观的厦门地方文献。作为特定地域之人文精神的载体，这些文献记录了厦门地区千百年来之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讲述着厦门地区千百年来之政教民生与人缘文脉，是本地宝贵之文化遗产，更是不可多得的地情信息资源，于厦门经济建设之规划与文化发展之研究，具有彰往考来的参考价值。

然而，厦门地处滨海扼要，往昔频遭战乱浩劫，文献毁荡散佚颇多，诸志艺文所载之厦门文献，十不存三。而留存于世者，则几成孤本，故藏家珍如拱壁，秘不示人，这势必造成收藏与利用之矛盾。整理开发厦门文献，是解决地方文献藏用矛盾的有效手段。它有利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之传播，有利于发挥地方文献为当地社会 and 经济发展服务之作用，从而促进地方文献的价值提升。因此，有效地保护、整理与开发利用厦门地方文献，俾绵延千百年之厦门地方文献为更多人所利用，已成当务之急。

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而开发利用文献资源更是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近年来，厦门市图书馆致力于馆藏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开发，费尽心思，不遗余力。为丰富地方馆藏，他们奔走疾呼，促成《厦门地方文献征集管理办法》正式颁布，为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提供法规保障；为搜罗地方珍本，他们千里寻踪，于天津图书馆搜得地方名士池显方的《晃岩集》完本，

复制而归，俾先贤文献重返故里；为发挥馆藏效用，他们更是联袂馆人，群策群力，编纂《厦门文献丛刊》，使珍藏深闺的地方文献为世人所利用。厦门图书馆人之努力，实乃可贺可勉。

余观《厦门文献丛刊》编纂方案，入选书目多为未曾开发的地方文献，其中不少是劫后残余、弥为珍贵之古籍。如明代厦门文士池显方的《晃岩集》、同安名宦蔡献臣的《清白堂稿》等，皆为唯一存世的个人文集，所载厦门、同安之人文史事尤多，乃研究明代厦门地方史之重要文献；又如清代厦门文字金石名家吕世宜的《爱吾庐笔记》、《爱吾庐题跋》等作品，乃其精研文字，揣摩金石之心得，代表清末厦门艺术研究之时风；再如宋代朱熹过化同安时所著的文集《大同集》、明代曹履泰记述征剿海上武装集团的史料文献《靖海纪略》、清代黄家鼎权倖马巷时所著的文集《马巷集》、清代沈储记述闽南小刀会起义的史料文献《舌击编》等，亦都是厦门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些古籍文献，璞玉浑金，含章蕴秀，颇有史料价值。更主要的是这些文献存世极少，有的可能已是存世孤本，急待抢救。《厦门文献丛刊》之编纂，不以尽揽历代厦门文献为能事，而是专注于这些未曾开发之文献，拾遗补缺，以弥补厦门地方文献开发利用之空白，实乃匠心独运之举。

《厦门文献丛刊》虽非鸿编巨制，然其整理、编纂点校工作繁重，决非一蹴可就。愿编校人员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诸多珍贵的厦门文献卷帙长存，瑰宝永驻，流传久远，沾溉将来。

是为序。



己丑年岁首

文人舌端藏甲兵

——沈储的《舌击编》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进一步扩张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清王朝由于对帝国主义采取投降政策，对国内百姓则采取强力压制和经济剥削，因而引起了民众极端不满，反传教士、抗粮、拒差、殴官等激烈反抗不断。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南方各省天地会纷纷起义响应，全国掀起了反清高潮。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福建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下，闽南社会各支武装力量到处举行暴动。清廷军队倾巢出剿，进行镇压。当时，作为封建文人的沈储也被卷入了这段历史巨浪之中。

沈储，字粟山，浙江会稽人。为“浙右名贤，山阴硕彦”。清咸丰三年（1853年），沈储因闽南小刀会在海澄起事，避乱于温陵，被泉州知府马寿祺招做幕僚，在防剿分局裁行批复，奉命出使，参与剿办闽南小刀会、林俊起义军事宜。他自称“专任局务，一切筹饷、调兵皆得与参末议”。经历“首尾三年，地方粗就安贴”，他“亦移砚瑞桐、螺阳”。清咸丰七年（1857年），林俊起义军重新活跃，沈储又受邀为端州司徒伯芬观察襄治军书，代拟禀牍，出谋划策，参与机要；“事定后，莅任鹭门公事”。

《舌击编》是作者沈储摘录当时的文移、禀牍和代拟稿，汇编成书。取文书作“以舌击贼”利器之意，将自著书命名为《舌击编》。该书以案牍文书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了清咸丰年间泉州府为剿灭闽南小刀会起义和林俊起义所实行的策略和部署，其中包括如何调兵、筹饷、劝办团练及重金悬赏捉拿起义军首领等，也间接地

记录了这两次起义的起伏过程。最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林俊、邱二娘事件记载尤其详细。书中原文皆密电存稿，是研究闽南小刀会和林俊起义的难得的史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民间秘密结社的珍贵史料。

《舌击编》共分五卷，卷一收录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泉州分局剿办闽南小刀会的来往文移 21 篇。卷二、三、四收录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至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泉州府剿办林俊红钱会起义的来往文移 64 篇。卷五收录咸丰七年（1857年）间替司徒观察所拟禀牍，以及代晋江某令、李勋伯、陈庆镛等拟作的禀帖、书信 38 篇。各卷端标有“会稽粟山沈储稿”、“侄穆子牧、楨子贞，男宝榆、春树校订”字样。

闽南小刀会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陈庆真等人在厦门创立的，作为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创立伊始，在很短时间内参加者便达数千人，遍及闽南各地，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密切注意。咸丰元年（1851年），陈庆真被兴泉永兵备道张熙宁捕杀，小刀会遭到严重破坏。咸丰三年五月，闽南小刀会以黄德美、黄位为首领起事，攻占海澄县城，接连进军漳州、长泰、厦门、同安、安溪、漳浦等地，并将主要根据地设在厦门。闻讯，清军连忙调集多路人马，四出残酷镇压。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窥知清军当时剿办不利的窘况和原因。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至八月，清军调拨军队，会剿厦门，与起义军僵持对峙数月。面对既无精良武器又无出色将领的闽南小刀会，清军并没有占上风，而是“自会匪窜踞厦门，时经三月，调集兵勇一万余人，糜费饷银十万余两，而坐守同安，不能前越尺寸”。作者分析其原因是：“我兵之不进，非兵之不多，饷之不继也。实缘军无纪律，士乏战心；统驭无方，赏罚失当。以自守为得计，以小胜为奇功。玩愒因循，几于不可救药！今虽新更统帅，而

营中锢习积弊成风，骤难整顿；兼之官位相等，无所统慑。各有意见，筑室道旁。行止机宜，迄无定局。”文中透露出清军的败坏情况，他们缺乏得力的将领，意见不一、互相掣肘，军纪废弛，士兵消极怠战，等等。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窥知当时清军饷银拨解、使用及筹饷大概。

作者于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稟：“本月十六日，准委员大田县□典史，押解饷银二万两抵泉，遵即查收贮库。惟查泉属经费支应浩大，截至本月初五日止，库存不及五千两。嗣经提解同安五千两，镛五店三千两。因现款不敷，挪用陆提营寄存饷银暨扣存平余等项凑解。……现到饷银仅存银二千余两……用敢沥情驰稟大人察核，恩赐查照前稟，迅速筹拨饷银二万两，务于本月内委员赶解来泉，庶足以资接济而免贻误。”显而易见，清军剿办费用开支巨大，入不敷出情况严重。

至于筹饷也十分艰难，作者稟道：“卑职前因筹饷艰难，亟思办理捐输，以期补救万一。乃始则会同□令按户查传，继则嘱令委员沿门面谕，并恳托团练局绅士广为化导，而殷户等避匿他乡，百呼不应，虽已舌敝唇焦，究竟毫无眉目。”最后，只好盼望省局“迅赐拨银三万两，委员管解，务于本月十六七以前到泉，庶足以资征进而免贻误。”但向上级催拨饷银，未马上得到回应，于是至八月作者再次催饷，并开出需饷清单：“总计泉属每月经费，同安须三万两，镛江须二万两，粤艇须一万两，各属须一万两。此时归补漳饷，又须一万两，每月必须此数，方可支柱。”然而，几经屡次催拨之后，才于同年八月廿五日获得省局拨饷银一万两。

由于清军水陆会剿规模庞大，集聚在同安等处的兵勇、船只耗费的饷银十分惊人，虽屡经拨饷，仍不敷急用，以致时常缺饷。作者在数篇文移中，均有防剿分局频繁向省局请求加拨饷银的记录。粮饷是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无饷则兵无斗志。清军组织围剿闽南

小刀会半年，而缺粮欠款已达两月。那么，同期省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省内的林俊起义，规模更大，耗费的军饷数额更是不可胜数。这对清朝统治阶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迫使清廷一方面通过发动富户捐输来缓解，另一方面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加速了清王朝走向衰落。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窥知清军剿灭闽南小刀会战役的具体过程。

闽南小刀会屡被攻剿，虽然凭借地势较高，据城固守，又奋勇拒敌，但困守孤城，终未能持久。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廿二日，清军福建水师会同广东水师、部分帮船从水上对闽南小刀会守城义军发起攻击。作者于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稟镛五店大营盐道宪札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战况：“二十二日午刻，水提宪会同粤省□□二将统带帮船，驶至古〔鼓〕浪屿。贼先开炮，红艇回击，贼船避匿虎头山边，不敢驶动。红艇击坏大盗船二只，犁沉七只，轰毙、淹毙贼匪不计其数，各路贼匪均奔逃入城。二十五日辰刻，□提军带兵进剿麻灶乡，将该庄店屋拆平，贼匪逃散不少，杀死数百。我兵已驻扎将军祠，红丹艇亦进泊源通口。将军祠与源通口距厦门十里二近，指日水陆并进，可望一鼓收复。”

十月十二日，作者又稟报：“本月十一日卯刻，厦门在事文武将领员弁，督率兵勇，奋力攻击，杀毙贼匪无数，擒获逆匪三百余名，当将厦门收复。”记录了从陆上攻剿厦门的战况，并在稟牍中提到“续于十六日，据同安县□令稟，据候选训导黄伦、生员黄永梧等稟报，逆首黄德美逃匿龙辖之乌屿桥，备船欲遁，经伦等纠同族人密往搜获，并获伊胞叔黄光箬（即大箬）、逆伙黄光扬二名”、“知海澄、石码等处，均已克复”等的战绩。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闽南小刀会义军在守城数月后为清军所破、起义军首领黄德美被捕等较详细的情况。

《舌击编》还是研究林俊起义以及太平天国对闽影响的重要

- [2] 贾长沙，即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
- [3] 陈同甫，即陈亮（1143—1194），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 [4] 云蒸龙变，云气兴起，神龙飞动。比喻英雄豪杰遇时奋起。

自 序

[清] 沈 储

余于癸丑^[1]季春，就馆龙溪。未逾月而会匪^[2]之乱作起海澄，破漳郡，连陷漳浦、长泰、厦门、同安、安溪诸厅县。余避难温陵，适祝阿马小峰太守^[3]权郡篆，邀余入幕。维时贼踞鹭门，上游土匪闻风响应，由延平、永春窜陷仙游，攻兴化。温陵三面受敌，民心皇皇^[4]，几无固志。春岩王大中丞^[5]移节督剿，就泉州府奉设防剿分局。余专任局务，一切筹饷、调兵皆得与参末议。首尾三年，地方粗就安贴，余亦移砚瑞桐、螺阳^[6]。

丁巳^[7]春夏间，晋南余孽复揭竿群起，围攻郡城。端州司徒伯芬观察统师剿办，邀予襄治军书。事定后，莅任鹭门公事。少暇，因取当时稟牍，录而存之，以志一方时事。昔东晋时，江夏太守杨珉集寮佐议御贼之策，功曹朱察独无言，珉曰：“朱君何故默然？”察曰：“诸君击贼以舌，察惟以力耳。”今四郊多垒，古所谓将帅之臣有力如虎者，不可得见。而余手无尺寸之柄，亦欲以舌击贼，可哂也夫。

咸丰九年己未上元

会稽粟山氏识于兴泉永道之署斋

[1] 癸丑，即清咸丰三年（1853年）。

[2] 会匪，官方文书和某些私人记述对民间秘密结社及其成员的蔑称。此指小刀会。

[3] 祝阿马小峰太守，即马寿祺，号小峰，山东祝阿（今德州市齐河县祝阿镇）人。举人出身，咸丰初年署泉州知府。咸丰八年（1858年）调任汀州知府，因剿匪不力，被革职。

- [4] 皇皇，同“惶惶”。
- [5] 春岩王大中丞，即王懿德，字绍甫，号春岩，又号雨坡，河南祥符人。清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襄阳知府、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咸丰元年（1851年），擢福建巡抚。为镇压小刀会，坐镇泉州亲自指挥。
- [6] 瑞桐，即古代福建泉州府的首城晋江县，今泉州市城区。以城中多刺桐树，故称瑞桐。螺阳，即福建惠安县城区。
- [7] 丁巳，即清咸丰七年（1857年）。

目 录

厦门文献丛刊总序/罗才福

文人舌端藏甲兵

——沈储的《舌击编》/编者

卷 首

沈 序·····	[清]沈 琦 1
陈 序·····	[清]陈维汉 4
自 序·····	[清]沈 储 6
杨 序·····	[清]杨凤来 8

卷 一

(咸丰三年六月至十一月)·····	10
-------------------	----

卷 二

(咸丰三年十二月至咸丰四年四月)·····	39
-----------------------	----

卷 三

(咸丰四年四月至六月)·····	71
------------------	----

卷 四

(咸丰四年六月至咸丰五年六月)·····	103
----------------------	-----

卷 五

(咸丰四年十月至咸丰八年四月)..... 134

附 录

咸丰年间福建会党起事录

——《清实录·文宗实录》节录..... 168

后 记 207

舌击编卷首

沈 序

[清] 沈琦^[1]

往余读鹿洲山人书，深叹平台一役，左提右挈，实出陈少林^[2]、蓝玉霖^[3]两奇士。鲸鲵就戮，二子长揖归田。而总督满公、总统蓝公^[4]勒鼎铭钟，勋业照天下，未尝不私揶揄之，谓彼因人成事，坐享其佳名者也。咸丰七年，余以书记从军温陵，新知山阴沈粟山先生。先生出历年佐军禀牍，勒为成书。自嫌纸上谈兵，无补于世，题之曰《舌击编》。余始读而弩目，再读而低眉，则又叹少林、玉霖之获，借杯浇垒，犹其幸附青云；恨不遂起满公、蓝公于前，买丝绣之而铸金事之也。夫三军之事，谋勇交相须，朱察语杨珉曰：“诸君击贼以舌，察惟以力。”^[5]此自为道谋无成者下针砭耳。若留侯儿抚秦项，邳侯弹残安史，类皆谈笑指挥，未尝特将舌击，曷可少耶？

国家太平日久，翩翩裘带之夫，类以不战屈人为上策。今先生舌虽敝而言之无听，纵以少林、玉霖处此，胸有数万甲兵，又出何道以击贼耶？昔淮阴侯以背水出奇，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用兵犹龙也，而气折于广武君李左车；颜鲁公以平原遮贼，复朝廷十七郡，用兵犹虎也，而胆落于少年李萼。古人量愈大则其心愈虚，今之用兵求之古，未审何如？然未闻草茅贱士得进一议、行一策者。将山海，崇深原，不烦求助于细流土壤。抑世乏骏骨，持千金走遍

天下求如郭隗者，未获一遇也。假令起满公、蓝公于今日，躬擐甲胄，誓不与贼俱生；礼贤下士，言听计从。则《舌击》一编果第为纸上经济否？又不得知也。

近者地方赖文武之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书生饶舌似乎已赘。然兵燹之余，民物凋敝，州县方自苦焦头烂额之不暇，其于亡羊补牢之计，或有马腹不及之虞。万一漏网之徒，数合寻死，而熊黑之士，间出奇男，取是编而读之，其于贼情之虚实、兵机之得失，膏肓洞见，症结了如。虽不必据是书为六韬、七略，庶几乎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

三山沈琦拜题

- [1] 沈琦，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沈葆楨的二弟。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
- [2] 陈少林，即陈梦林，字少林，福建漳浦诸生。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诸罗知县周鍾瑄初修地方志，聘陈任笔政。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佐蓝廷珍平台，事平归里。雍正元年（1723年），复游台湾，数月乃去。后卒于家。著有《台湾后游草》等。
- [3] 蓝玉霖，即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县人，清诗文家。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佐其族兄蓝廷珍平台，功授普宁县，后升广州知府。躬亲察勘同安县海道，如高崎、集美等，寓厦门最久。著有《鹿洲全集》、《东征集》等。
- [4] 总督满公，即觉罗满保（1673—1725），字鳧山，满洲正黄旗人。进士出身，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任福建巡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升闽浙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指挥南澳镇总兵蓝廷珍、水师提督施世骠率水路军，由澎湖赴台，镇压朱一贵起义，以功加兵部尚书。总统蓝公，即蓝廷珍（1663—1729），字荆璞，漳浦县湖西人。康熙三十四年（1704年）任浙江定海营把总，升温州镇右营游击。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升澎湖副将、南澳总兵。康熙六十年（1721年）上书自荐，出师台湾征战朱一贵义军。